

# 卷十三

書名 烏鼠山人小集十六卷後集二卷 嘉靖十八年刊本  
 撰者 明 胡纘宗 撰  
 卷 卷十三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明中葉  
 索書號 集部- 別集- 7- 40  
 編號 D74339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433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別集- 7- 4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烏鼠山人小集十六卷後集二卷 嘉靖十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烏鼠山人後集卷之一

諸子胡祕 諸生關畿校

體四言 長短句附

我結

贈籍野馬翁以進也翁 肅府引禮舍人

我廬于籍之西嶓山連阜天水循谿秋空倚

我杖藜澄波鯉躍修竹鸞棲我觴我友于籍

我社于籍之東西望義闕北眺軒宮卦爻穆

東山小集卷之三

鳥鼠山人小集卷之三

鄉進士益都宋延年

鄉進士歷下徐承祖

國子生東萊丘作 校編

記

翟公堤記

記曰翟尹有功於堤故以翟名堤歲久堤決堤人築之又從而勝之不欲忘翟尹也然築之者非堤人也林郡丞何郡倅董縣令也林何董不欲堤人有忘翟尹也督堤人以築之又從而記之夫太湖之民賴於堤者衆也始有是堤也民獲以生其澤溥矣繼有是

堤也民獲以甦其流長矣翟也有功於堤林也何也  
董也有功於翟勝之是也記之亦是也翟曰居仁沛  
人元尹也林曰有祿莆田人何曰景暘信陽人董曰  
昌歷城人天水胡績宗世甫記

存存堂記

桐城學宮之後有堂焉敞而閔遠而邃虛而明洞而  
靜君子坐是堂焉閭閻者侍侃侃者進便便者立行  
行者升望此者不敢放止此者不敢失守此者不敢  
離去此者不敢畔而堂不虛矣沂水張履謙氏爲是  
堂以主是學其有心哉學譬諸身也明倫之堂譬諸  
胃次也序圍門墻壁諸四體也則是堂譬諸心矣存

存者不於此將焉之也學宏而方其身正矣堂高而  
大其膏次弘矣序整而櫟圃崇而坦門闢而直墻裕  
而厚其四體胖矣若是堂之閔之邃之明之靜存存  
者不莊而嚴哉夫是之謂心也夫是之謂學也故夫  
樞衣者負笈者存存而升存存而侍存存而進存存  
而立不亾乎是堂而堂亦不亾乎是人存之而又存  
也未敢以爲顏曾而非莊列矣未敢以爲程朱而非  
荀揚矣抱道而鳴於時服義而立於世者莫不以爲  
出乎是而悖乎道乖乎義則有愧乎是堂望望而去  
之謂爲堂中人不可也是堂也有益於桐之諸士子  
也近裏著已矣蓋不存乎堂而存乎身不存乎身而

存乎心性之者之學也續宗登是堂得是義命是名  
惕然而有警豁然而有感慈谿沈敬敷氏加修飾焉  
因爲之記天水胡績宗記

阮氏餘慶記

敬皇帝十有二年阮翁章以春秋登進士授大行人  
十有三年病青傷其右目十有四年子朝陽亦以春  
秋舉爲貢士十有五年試進士不第讀書京師續宗  
亦業春秋因納交子靜子靜者才高志大性聰氣象  
下上古人者也 今上三年子靜試進士復不第而  
名殷殷在京師是冬以勞邁疾遂不起二十有六歲  
大行人哭之慟併傷其左目子靜既卒遺其妾劉



有娠矣翁欲嫁之劉托人以告翁翁疑之且以眷屬  
先歸弗便于處劉竟嫁之而翁亦以子靜之故棄其  
官以歸嘆曰吾遂已乎吾子與目遂俱失乎聞者莫  
不曰翁也明洞篤厚爲郡博以身教爲行人不辱君  
命固豪傑士也乃使之失子與目乎其夷齊之餓類  
路之厄乎四年劉生子於其繼夫政家計嫁時才四  
月耳政貧而劉病乃以兒與其隣富托曰故阮舉人  
子也善養之翁至其鄉以子目故日齋沐以告天求  
嗣息焉焚香靜坐三年以爲期而又立其弟之子朝  
隨以爲後六年麻城人來自京師者言子靜有子矣  
翁疑焉七年麻城人來自京師者言子靜有子且長

矣翁稍信之乃思劉之言不誣也八年翁弟之子朝東夢子靜與語曰女中舉赴京師必歸我遺腹兒子西以告翁翁泣曰女真有子乎女直有子乎是秋子西果發解翁乃遂以遺腹兒托子西子西入京師訪不得其細弗獲遺腹兒而歸十有三年春翁夢三神人爲翁療目出筒納藥咸如醫人狀而日果明覺以告家人家人曰非三官神邪既七日群女嬉于翁前幼女在膝以爭果兩手誤披翁兩目目再被傷愈不敢微啓者七日意傷重矣家人曰試啓之如何翁謝不能彊之忽不知見其家人之手視遂明遍視之目前者皆見矣出視諸山皆森然吾前鄉里聞者驚且

喜喜且賀翁復爲明日人月餘翁復夢群嬪携二童送於其家翁叩之曰一女舉人子也一女子也翁謝而納焉乃遂屬意於遺腹兒十有四年麻城人來自京師者言子靜寔有子其鄰與里無弗知爲阮舉人子者翁乃以幣襁走僕隨其人入京師求遺腹兒果遇政政轉求於富乃以遺腹兒歸麻城十有五年春兒至自京師戚屬朋舊咸來視兒髮踈然如子靜目眇眇然如子靜動止怡怡然如子靜感曰豈子靜復出邪何其肖似若是也翁乃以子靜書史筆研盡以付兒使侍朝隨焉於是遠近聞者疑者什九信者什三而阮氏有餘慶矣於乎大行人目晦而復明子

絕而復嗣亦奇矣君子曰常也翁有德而未大顯有子如子靜而未大著習靜既久養之亦固故神聚于目苟去其翳而自明矣子靜其發之氣猶存遺腹兒鍾父之靈響之玉韞于石光彩騰射終不能伏而自出矣有是家必衍是慶有是慶必兆是家理也亦數也然則夢中所見維何一身之官也一心之官也一目之官也家人之言非也群婦維何阮氏之諸妣也傳有之此吉之先見者也

安慶名宦祠記

祀之典大矣非有勲德於國則不得祀非有勲德於民則不得祀然豈徒也將以報也守有勲德於郡

今有勲德於邑斯郡邑所得祀矣安慶古皖地也其郡屬其邑繁然古今守令以賢稱者先後相望焉大抵地當要衝而今郡又爲畿輔不問其選與否而其人或不輕以授也予讀古今史傳得所謂良守令若干人既重其名復考其實既集其傳復立其祠於是次第其世代以舉祀焉俾郡人再拜於其守曰是父母我一郡者也是吾一郡所當父母者也邑人再拜於其令曰是父母我一邑者也是吾一邑所當父母者也蒙其惠於當時沾其澤於後世故人之思之也於郡莫不曰我守生我我感我守無以報我守致其敬以奉我守其惟是祠爾於邑莫不曰我令庇我我

感我令無以報我令寄其敬以享我令其惟是祀爾  
是故在上足以勸在下足以觀在古足以式在今足  
以起在善足以誘在惡足以警而其風厚矣然與其  
祀者必其足稱父母者焉必其足稱循良者焉其或  
政雖善而德有未孚譽雖隆而實有未愜亦不得與  
焉而况其下者哉祀之典不大矣乎安慶守令之良  
而當祀者其守於周為皖伯於唐為知寒為及為萬  
福為珣於宋為師中為酢為榦於元為建其倅於宋  
為知微為倚其帥於唐為鎮周於宋為德興於元為  
闕其佐於元為宗可為補化其令於漢為何丹於晉  
為侃於唐為信陵於宋為服於元為居仁為宗傑為

與權為道夫其在 國朝其守為好德為或為齊  
蕃為冕為茂元為維其倅為叔豫其令於桐為嚴為  
頤於瀟為處義為慶祥於太湖為懋於宿松為岳其  
史於郡為用俊於望江為夔作於前者炳炳述於後  
者亶亶振於古者楚楚繼於今者翼翼於乎不既盛  
哉續宗立其祠作其主人人而瞻之歲歲而祠之雖  
不敢望下風之萬一然實有所觀法不敢放失爾矣  
是為記

安慶鄉賢祠記

安慶鄉賢祠成有問於續宗者曰皖多賢邪曰皖多  
賢皖多名山大川故其生也多忠義多質直是故潛

岳奕奕大龍翩翩廬江委委小孤亭亭武昌渺渺謂  
皖爲一都會是矣子聞鄒魯多君子燕趙多感慨士  
皖而多賢賢而多忠義多質直諒哉是故於漢有翁  
有色有興於晉有夷有琦有叔度於南宋有子平於  
南齊有佟之有昌寓有求有炯於唐有仲源於宋有  
巢有漢鄉有日休有琛有高於元有幼學有道夫有  
良夫翁邑興何止于漢夷琦度何止于晉平求炯源  
高何止于宋齊殆無媿于三代若巢若琛若幼學若  
良雖若一節要亦有可取焉何也曰以文化者稱良  
以介持者稱廉以愛立者稱孝以恬處者稱默以禮  
聞者稱文是不可望鄒魯而駕燕趙也哉其於禮之

於南齊若點若徹名曰三高治郡於梁若敬容稱爲  
第一文藻於漢若楨於陳若之元於宋若琪翰檢並  
鳴又其次於漢若武於晉若準若澄於陳若裔咸有  
聲聞亦表表焉不可少也且皆不得與翁邑諸君子  
並焉吁亦嚴矣 國朝於桐於懷有六七人焉於潛  
於望有四五人焉於熙於松有二三人焉固皆一代  
之豪也然源源而續固未有既也何也曰仕不媿於  
翁邑隱不媿於夷琦而孝不媿於源節不媿於高不  
亦濟濟焉可哉夫人以地靈地以人顯故昌黎以  
韓重廬陵以歐陽重皖不以翁夷諸子昌大哉嗣是  
而興起者道德德德詩禮壹壹先後相望非文不以



仕非杜不以學不於瀟岳廬江大龍小孤重有榮耀也哉是故續宗也既立其祠又紀其實使百代而下聞諸君子之風咸有所觀感焉

表大節韓公墓記

夫是墓沒於民間久矣續宗謀諸鄉大夫士訪諸父老既逾歲廉而得之因以其隙地與易焉既又逾歲懼其復沒也表而識之使復其故焉夫公之大節直與天地宇宙相為悠久辟之晨光夜氣照耀今古自不能遏抑何患其復沒也然樵者思薪牧者思芻官家不問父老不傳又安知其不復失邪故不得不封以示永久矣是墓也其前有堂三楹其後有室三楹其左有舍二楹其廣四丈有五尺其表一十有七丈有五尺

安慶二忠祠記

按史宋高宗朝孫知微氏為舒州通判於時淮賊劇忠犯蘄州韓世清逆擊之遂薄舒州知微繕城郭治甲兵力與之抗久而不下援兵不至賊入舒知微被執執不屈忠怒鬻而食之贊曰難乎其為知微也必欲折盜之氣克平其體不知有其身矣肯以一執屈邪千載之下為之侃侃顯帝朝夏竦氏為安慶府通判於時元兵征江州知府事元帥范文虎遣人以酒饌迎元兵且謂伯顏速來欲降伯顏乃使阿朮以舟

師先至文虎以城降椅義不屈仰藥死贊曰於戲慷  
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椅也其從容就義者邪當其  
時守降矣城與其入降矣椅也見苟不明不死可也  
乃獨不為不義生剛大之氣不亦克塞天地也哉績  
宗於二公既為之傳矣既祀之名宦矣又於郡北郭  
復因其隙地而為是祠焉夫元余闕韓建亦嘗以守  
節死皖人重其人而奉之而不知孫夏之死知微視  
闕建已難椅視闕建尤難舒人知有余韓而已矣而  
况孫夏死宋余韓死元哉然余韓皆別有祠孫夏闕  
焉故復創此使皖人知所崇重且以見皖中忠義之  
事不獨余韓爾矣

安慶烈夫人祠記

嗟夫忠宣余公之當死也公有爵位於元矣有名行  
於元矣不必叩公而知其必死也若蔣氏夫人身無  
所係世無所要不敢異其必死者而必死焉難乎其  
為死矣而况夫人女子也非若余公飭行修文策名  
厲節也而能死焉此不亦難哉竊惟夫人必曰元帥  
不為不義屈而死妾寧為不義生邪元帥死而妾生  
非元帥婦矣故從容與元帥以必死訣元帥亦知其  
必不生於是元帥墮池夫人墮井忠臣烈婦碎之景  
星卿雲兩相照耀當時後世嗟痛欣感歷千百代而  
一致安慶之潯青陽之墟不均有榮耀也哉是故皖

人稱其池曰盡忠池稱其井曰盡節井稱余廷心曰忠左丞稱蔣氏曰烈夫人云忠宣公 國有祠祀矣夫人闕焉一日續宗往拜忠宣之墓嘆曰夫人之節不異於公夫何可無祀也國子雷生雨客江威若干人進曰誠如公言夫人猶忠宣也夫何可無祀也願為創祠使與余公并享焉予重其義而諾之乃於忠宣墓左為作烈夫人祠云按史維時與夫人同死者有妾耶卜氏耶律氏有男德臣有女福童然則余氏一門有忠臣有烈婦有奇男有貞女矣而郡守韓公之家亦云皆遇害韓夫人要亦不愧於余夫人者是皆不可以不紀也併紀之

安慶列女祠記

嗟夫天地之正氣不偶也世之賢相良臣淑人吉士固不可多得而忠臣義士烈女貞婦又豈能多有哉是故景星卿雲世所爭覩不常有也皖中宋黃氏女以不欲更許聘刺目死元王氏以求夫屍不得陳氏以不欲更許配 國朝王氏以哭夫不食姚氏以欲殉夫乃沐浴衰絰皆自經死於乎此豈非間世之正氣所鍾哉嗟乎人孰不死也列女之死其諸異乎人之死矣夫死不難得死之正為難死之正不難遇事之變而死以正為難如列女之生也固未嘗服詩書執禮義如吾男子也一旦臨事之變而能以節輕乎

其生斯不異於人哉斯不難哉而况其死也內不迫於父母外不脅於賊可以死可以不死也而必死焉斯不異於人哉斯不難哉斯豈非天地正氣耿耿在人不可遏抑者哉嗟乎皆死也而列女之死爲重則夫人之死爲死列女之死爲不死矣死而不死於死何憾焉是故逢干不媿乎爲臣申竒不媿乎爲子汲壽不媿乎爲兄弟而黃王陳姚不媿乎爲女千載而下不與日星爭耀河山爭靈邪吾聞之董太史曰世男子以畏一死失身者衆矣况女子乎語云從容我難若姚貞婦之死可謂能其所難矣吾於四云續宗守皖之明年嘗即皖江之許爲創

新築嘉興海塘記

福列祀諸女使與諸名宦鄉賢並焉創之日皖中諸女聞之莫不惕然而有感於乎是不可風邪

浙西之地指潮捍海之利以千計海塘爲急樹石培土在在爲力其工以萬計海塘爲大風猛潮峻不勝衝噬近海之濱難築而善崩者以百計海塘爲切塘無壞浙以西無海患塘不葺江以南且患海况浙哉夫是塘其創也自顧尹冰始其工頗力其修也或十載或五載民至于今獨稱楊郡丞冠其工頗固嗣是而修築者不惟不固且不力有司病焉是歲七八月之間風潮倍于昔塘之决亦倍于昔郡大夫蕭君有

憂焉於是其狀以上于大司空 官保李公李公曰  
盍亟圖之於是具狀以上于司空大夫林公林公曰  
吾事也既而李公下其狀於林君林君移其狀於蕭  
君蕭君又下其狀於諸縣令諸縣令曰是惟在我蕭  
君蕭君曰是惟在我李公林君三公議合而凡築之  
難易工之多寡力之重輕咸如度於是林公館于其  
地蕭公往來于其途取財於郡帑鳩卒於邑里伐石  
於太湖負土於草蕩散土而甃之列卒而築之分官  
而蒞之塘高若干丈自下以土尺無弗堅者塘長若  
千丈自東以西丈無弗實者塘濶若干丈自內以外  
寸無弗密者一木一石其度其畫其堅其實其密無

弗經林公者一工一卒其趨其赴其甃其築其蒞無  
弗出蕭公者經始於九月之初落成於十有一月之  
既而塘告完夫皆勞瘁於塘也而司空大夫之功為  
專皆經畫於塘也而郡大夫之功為衆於是塘之民  
遠者近者老者少者咸曰築塘屢矣是舉也不迫不  
遽其固哉築塘久矣是舉也不既不斲其凍哉築塘  
備矣是舉也不輟不復其逸哉築塘靡矣是舉也不  
煩不累其約哉塘以外屹如巍如風潮之激雖巨而  
塘足以任之矣塘以內曠如奧如高者畦低者田近  
者竈遠者樹耕者不溺沃者不沮於乎其利不既博  
哉故塘之父老咸曰水土告平民用入安蓋紀以昭

我李公民力不竭民財不耗而塘獲成蓋紀以昭我  
林公人人而籌之工工而權之而塘賴以不朽蓋紀  
以昭我蕭公於是學官輕學生棟堂走告于緒宗緒  
宗爲繼其要以託之石而慰夫諸父老李公曰充嗣  
內江人林公曰文沛長樂人蕭公曰世賢泰和人皆  
進士

南京兵部職方司廳壁記

昔在 皇祖定鼎天邑法象周官六曹辨章則有  
夏官司馬以本兵柄其屬有四而職方爲重即古職  
方氏之遺也厥秩有郎中員外郎主事之列厥職有  
城隍軍役關津烽埃圖本之收握要劇綜理機宜

以佐司馬之治當是時 玄鉞四出天誅亟行指畫  
河山控制院塞贊謨 宸幄折衝萬里則職方氏之  
功博焉逮我 文皇徙鼎于北保釐之任委于司  
馬內之慎茲防練軍實壯國容固王略外之奠方域  
辨華夷統膺揚張形勢則職方氏之寄隆焉故職方  
氏得其人則司馬可以坐而籌天下之事矣司馬得  
其人則 天子可以馮玉几按方輿而無南顧之  
憂矣 列聖承承百有五六十年載江海不波王軌  
齊同卷甲韜戈三垂晏然以弼我文命躋于日月繫  
職方氏有裨焉是故非果毅請練文經武緯恢闔博  
大鎮重凝謐者弗以膺茲而功名揚于 國朝慶澤

流于南服職方得人於斯為盛矣邇者逆濠作孽朱  
方繹騷石頭巖巖不震不驚吳楚錯壤恃以無龍建  
牙樹纛坐而救之于時職方氏則有林君志道方君  
時舉規恢協贊克壯其猷司馬喬公視如左右手卒  
之俘馘獻功以正天刑二三君子之力不可誣也職  
方氏之重輕端可知已然自建署以來未嘗紀前人  
名氏嘉靖癸未四明華君仁卿繼掌茲職謂己卯之  
變續宗承乏宰士所躬覩也是知職方氏之重輕者  
屬以記而悉書其名庶後有徵焉若夫循名覈實則  
有萬世之議在非續宗所敢與也是為記

南京吏部驗封司題名記

國家官制則象周官周官以六官便章天下而天官  
寔為冢宰五官所由綱紀焉攷之經天官之屬六十  
有六而司封則亡然少宰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司  
士以德詔爵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是皆司封之職而散見於治官之屬者也至此齊置  
主爵郎中唐龍朔間改為司封大夫於是乎有司封  
之屬我 皇祖因之吏部之屬有四而驗封其一  
也驗封之秩有郎中員外郎主事其職掌曰封爵曰  
廕叙曰誥勅曰散官曰吏胥道我 太宗奠鼎于  
燕而留都六官固在司封之職表德甄功以權衡天  
下之士厥寄隆焉夫爵不流俸賞不侵濫先王之制



也惟貞無倖惟哲無濫貞德之基也哲德之睿也貞以軌物哲以通微軌物則民度通微則聰達官人之道備焉茲可以弼我天工表儀庶府司封無忝矣詩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斯之謂也或者以南北爲軒輊而顧重輕其間而不知祖宗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兩都寔相經緯是豈可與議于奮熙之績者哉司封舊無題名左綿高公次婁江王濟美思以先後任司封者名之于壁而屬續宗爲記庶可稽焉若夫循名責實以第其賢否則固有人下萬世之論在非續宗所與知也是爲記

學道書院學孔堂記

天不可以象名孔子之道不可以科名日月星辰象也德行政事言語文學科也謂天盡於日月星辰是小天矣謂孔子之道盡於德行政事言語文學是小孔子之道矣學孔子者不得其全而各得其性之近似乃名以科而不知孔子之道何可以科名哉雖然學孔子者非得其門吾未見其入也夫苟不欲知天則已苟欲知天在璇璣玉衡以觀日月星辰幾乎天矣苟不欲學孔子之道則已苟欲孔子之道由博文約禮以達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幾乎孔子矣言子子游孔門高弟也其稱於同列也以文學而其治武城也以禮樂禮樂固文學之見乎其外者也德也政也



言也文也無不序焉之謂禮德也政也言也文也無不和焉之謂樂子游學於孔門而獨得乎禮樂之傳亦微矣夫禮樂孔子之道之一也學禮樂以入道孔門之教之一也故學子游所以學孔子也學至於子游具孔子之一體矣而顧曰文學云者是所謂學焉而得其精華焉者也子游吳人也吳之先啓於泰伯泰伯以讓風子游以禮樂風吳之文寔彬彬矣夫豈後世之所謂文哉亦豈後世之所謂學哉後子游而興起者唐有若陸公贄宋有若范公仲淹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仲淹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章勲業度戒一世雖不敢上擬孔門

其亦學子游而有得者歟學子游所以學孔子也故吳之文稱盛者聖曰泰伯賢曰子游先正曰敬輿希文焉爾其以文擅當時名後世者不與焉吳故有學道書院創於宋復於元迨至我朝漣廢已久續宗忝守茲邦乃因佛廬之際而鼎建之外爲書院內爲堂傍爲周廬於是擇郡中子弟之良者肄其中而以孔子之道相切劘焉諸士子學敬輿希文以至子游學子游以至孔子亦庶幾矣傳有之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其尚勛之哉其尚勛之哉

金鄉書院寓公堂記

昔周之季孔子講業齊魯之郊中國之士峻拔白珠

者大抵皆其群弟子也當是時吳猶以蠻夷擯然言  
子子游躬跋山川而北學於孔氏其宰武城所自與  
以爲得人者曰澹臺滅明東遊而寓吳今吳有澹臺  
湖及其墓是也夫子游孔門高弟也其所與即孔氏  
之流也夫子嘗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氏殆親  
及孔門者乎夫吳僻在海隅其君不得與中國諸侯  
會盟或者陋焉而子游北學而得其精華子羽東遊  
而樹其風聲其遺踪故址千載而下使人有慨焉嚮  
徃之志人知子游之開源於吳而孰知子羽之風亦  
不可誣也哉夫士必有倡也夫學必有本也夫政必  
有綱也夫禮必有報也士倡則從學本則遂政綱則



見其爲善治也舍是而

宗元以入 國朝或存或廢而澹臺氏無聞焉

金鄉書院金鄉固子羽之封也中爲寓公堂肖子羽

像而嚴事焉復得宋賢之寓吳者曰尹和靖焯魏霍

山了翁遂用祔之後爲正大堂旁列書舍以郡之良

子弟肄其中而以孔氏之道相切劘焉度仕者知所

勉而學者知所勸孔氏之風其有興乎事旣竣因文

而陷諸壁間俾後來者勿有斲

新建宗韓書院記

吳皇甫氏唐工部郎中持正公之後故洛人也工部  
學于昌黎韓公爲唐文人傳曰濤齊道真涵泳聖涯  
韓倡之柳李皇甫和之是已後皇甫氏著於吳至我  
朝順慶太守世庸公而益顯御史大夫廬陵陳公太  
守同年友也嘉靖丙戌臨吳見禮部四子焉文采侷  
侷儀度份份曰太守有子矣太守以文鳴於吳達於  
朝退而教其四子憲章工部之文祖述昌黎之學有  
世美焉陳公雅重文學顧謂郡縣曰皇甫氏四子者  
竒拔才也奚止肖而父光而祖爾矣蓋謀一書院居  
之以期其大而要其成於是徹佛廬之廢者改爲之  
而命曰宗韓書院屬皇甫氏子姓世肄焉書院成贊



韓可宗乎曰文起八代之衰卓  
然不可及也然因文見道或於格致之  
學及其至也豈遂以昌黎爲的哉曰韓不可宗乎曰  
道濟天下之溺而事君以讜言立世以直道實一代  
學者山斗故當時言文學之宗者必曰昌黎百世言  
文學之宗者亦必曰昌黎唐四百載一人爲學而能  
至韓亦豈易哉曰韓可宗矣曰傳有之孟子之功不  
在禹下孟子嘗闢邪說正人心以承三聖矣韓子之  
功不在孟下韓子亦嘗闢佛老植綱常鸚鵡立朝爲  
百世師矣夫韓學孟者也孟學孔者也學者而宗韓

排逐百家抵轢數代雅以摘文正以從道是非所以  
學孔孟哉而况游百氏而折之以歸正囊六義而諷  
之以合雅持正之學韓亦切矣尊孔類黜揚墨可傳  
世世也書院中爲堂前爲亭又前爲門後爲舍中肖  
韓公傍肖皇甫公榜曰山斗之堂續宗與宰從禮部  
四子行釋菜禮畢再拜堂下醜酒酌客客洗爵以酌  
太守續宗洗爵以酌四子賓主雖雖長少翩翩君子  
曰禮也中丞之舉克終而太守之教不替也因書以  
爲記四子冲孝方濂冲孝方皆舉於鄉矣

重修秦州衛城樓記

秦國也漢唐爲郡宋爲軍 國朝稽古建制爲秦州

秦州衛有城隍於衛衛者衛山州曰牧內也衛曰  
外也城有門與樓焉創於元建於國初今若干年  
矣嘉靖丁亥掌衛都指揮尹君謨欲重修之不果已  
丑尹君復掌衛庚寅復欲修之春正侍御史兩河胡  
君臨州既視城乃進謨語之曰秦名郡也城與樓所  
以衛也城不峻奚以武樓不崇奚以威修樓爾分也  
爾之武不在是也然亦在是也爾勉之於是尹君欣  
然乃取材於中釐假車於上農不開月取者達運者  
集乃咨於州太守王君卿與協心焉乃鳩工於二月  
初訖工於三月之季不踰時樓告完矣於是郡之人  
僉曰美哉美哉視昔麗哉衛之人僉曰美哉輪哉視

昔壯哉工不煩於郡材不籍於帑不旣難哉乃復於  
胡君胡君曰其然爾其武哉乃報於都御史劉公乃  
報於右叅政范君按察副使許君僉事高君許可於  
是郡大夫以告續宗屬之記記曰惟茲樓也奚止麗  
哉其惟仰高哉奚止壯哉其惟視遠哉內不君編氓  
哉外不有兵旅哉夫秦雍之西鄙也其東南中原也  
其西戎也苟登城與樓而望焉京國巍巍然河山恢  
恢然孰不興羨增之忱哉俯若戎殆蠖蟻耳我樓旣崇彼  
峻彼以我爲金湯美俯若狄殆蠖蟻耳我樓旣崇彼  
以我爲麗譙美孰不有山立之威虎眈之勢哉然秦  
之守稱吳璘璣非宋干城乎秦之才稱李廣廣非漢

長城乎能師廣而法璘安編氓綏兵旅其漸之也又  
豈翅百雉與九仞哉故諸氏懷諸葛武侯以德不以  
力諸番服郭令公以信不以兵則夫我之所以禦外  
捍內者果專在是哉果專在是哉請以質於胡君

井記

隴西土厚水深郡城地傾民不克井吾不知其幾千  
年矣自創郡即引渭水荆水入城而注之池民朝夕  
取給焉吾不知其幾百年矣然源不遠故流不大而  
旱必涸澇必溢寒必冰則無水地且邊戎民且營犬  
羊深入豺虎竊發河不可引池不及濬則無水民日  
病之而不能圖也往歲侍御霍丘胡君欲水入城不

慳而入池不竭也嘗築堤以障涓以約荆然猶夫故  
流也今歲之春侍御漳源張公鵬按隴以西於民利  
病孳孳焉於民疾苦兢兢焉既至郡乃詢及井郡中  
士民以其故告公公喟然曰民何取於河邪民何取  
於池邪民舍河與池曷以生邪乃咨之分守劉公少  
恭從學分巡紀公僉憲常評之父老曰是地也嘗鑿  
井及水美嘗鑿井不及水遂輟不鑿矣無怪其不能  
井也天水行地中猶氣行天地中無時無之無處無  
之然有脉絡焉故水之行之也有巨細有淺深未有  
鑿不得水者未有鑿此不得而鑿彼復不得者蓋衆  
善鑿者察地之脉鑿之當得水矣乃命指揮使關清

氏廉其工然不以煩有司不以煩民即數罪人之法  
富贖方能贖者令人鑿一井而人効力焉清乃先於  
其司儀門前之右選工鑿之才數因果得水其而冽  
汲之泠泠然取之淵淵然然昔難而今易昔畜而今  
豐此非其數哉此非其時哉明日清復於公公曰我  
固知必得水也由是盡城中將分鑿之計得井十有  
五將次第皆得水也初鑿井而得水郡中無小大醫  
不肖無不欣欣然以得井爲賀者曰而今而後吾  
得安飲也既汲井而得飲郡內外無遠近賢不肖無  
不欣欣然以得井爲樂者曰而今而後吾乃得安  
也蓋不復以涸以溢以水爲病矣是可賀不復以水

羊以豺虎爲懿皇是可樂既訖工闌乃謀諸大夫士  
謀諸父老曰引水以飲其利小鑿井以飲其利大引  
水以灌其力勤鑿井以汲其力暇引水以生其澤  
鑿井以生其澤遠夫何可無記以示永久闌乃以通  
家之故走使而屬續宗續宗聞而樂道之而爲之記  
然民之感之也吾不知其幾千百年也夫何俟吾記

平鄆記

嘉靖乙未冬鄆賊寵據呂潭以叛撫臺都御史榮泉  
簡公曰嗟乎寵也今果叛邪寵昔怙惡于鄆鄆人苦  
之言鄆之鳳岡爲岱岳之行宮惑衆而祠其上民  
惑多從之者有司以告公公曰愚哉寵也而更以愚



而散之不果祠逾年寵數  
是冬賊朗坐盜被逮於扶亭朗求  
逮寵謀於賊朝綱遂迫呂潭之亡賴以  
怒曰寵果叛邪亦自速亡耳乃會侍御  
都指揮朱錫往伐之分守叅政應兆分  
兵襲之檄左布政使懋按察使顯都指  
檄續宗副使槩綜理城池關市元日應  
師以行而鄆遠近亡賴聞賊而附者日  
宗曰伐正也撫奇也其並行之辛因尉  
備寵夜維人而入擄其黨以去遠近騷  
諸君子曰賊其熾乎盍促之戰乃會沸  
泉侍御檄永

錫刻期戰千戎求錫提兵搗呂潭之巢蕭隊而西賊掠而東遇于鵬岡遂戰千戶墮射賊三指揮世威射賊一死我矢交發賊披靡永錫督戰益急我兵兩掖而進遂東賊營賊遂敗應兆顛移軍亦西聲震於賊賊既敗東有宣武軍西有扶亭軍賊狼狽失據遂潰永錫執賊景若干人以歸捷至公曰餘孽其遁乎乃會涕泉侍御檄副使鐸軍于遂平參議宗樞軍于尉副使輪軍于鄆陵綸軍于洧川僉事士奇軍于通許曰勿令賊遁也續宗進曰賊在釜中矣賊既劔我軍復振賊不復能戰矣丁卯真陽執籠若干人已巳太和執賊尚賢若干人甲申嵩執朝綱若干人乙酉歸

德執賊昆若干人賊既平乃不果撫丁丑鐸俘籠若干人應兆俘賊山若干人顛俘賊天祿若干人永錫俘朗若干人以獻於公二月壬辰僉事昂俘朝綱亦以獻懋與藩臬諸君子咸拜手稽首賀公曰賊籠稔惡煽衆其焰勃然微公其曷克卒平汴民間警言懽訛言流燕晉齊魯亦恐其勢滔然微公其曷克卒定公曰諸子預有力也公與侍御疏以聞

上若曰賊寵叛分守應兆分巡顛責也賊寵獲都御史與御史及應兆顛都指揮永錫功也其資之於是賚公與李公及應兆顛永錫金幣有差司馬氏復覈實於侍御既李公復以聞



上若曰懋績宗顯鐸綸士奇宗樞昂寧其勞均其  
並賚之乃賚金幣亦有差某日公與侍御恒陽王公  
勞賚諸官兵恒陽公帥績宗右布政文清按察使銓  
叅政銓副使煒叅議問行僉事節都指揮卿再拜賀  
公公再拜辭諸官兵咸再拜謝公初賊起汲人曰是  
賊妖妖必蔓蔓難圖也賊既平汲人曰吾不圖平賊  
之神且速若是也一寵平而千萬寵言懾伏矣公之  
功於是爲大今日平寵他日不患寵矣公之功于是  
爲遠

天子賚之諸公卿大夫士頌之編氓載之宜也  
文武百爾萬邦爲憲其公之謂哉

邛州新城記

記曰巴蜀盜起東北之人苦于剽劫越五六年盜  
滋蔓西南之人亦不堪轉輸矣而巴蜀之郡與縣多  
無城者間有之即土城耳間有土城即數尺可內外  
望者耳苟有城即可防盜凡盜所苦多無城者然則  
策兵以剿滅其責在武弁築城以完守其責在有司  
矣邛當川南之衝今年盜且侵川西矣郡大夫劉侯  
有憂焉一日謀諸別駕胡君曰是固所可憂也明日  
集諸士夫告曰城不修盜不可備與其警盜孰若備  
盜備盜非城不可諸上夫曰是我侯之仁我邛也敢  
不奉命又明日召諸耆老告曰城不修則民不勞民

不勞則城不修修城而勞民非有司意勞民而城修則百姓不禁盜顧非有司事耶諸耆老曰是我侯之仁我邛也敢不趨命由是斬土鑿石號召分布某也築東城某也築南城某也築西城某也築北城某也築門劉侯督之胡君徃促之勤者如法者賞墮者不如法者罰而屬學正楊君察殿最焉工且嚴築者且曰非勞我也實受我也非費我也實防我也無敢後者數月城東告完自城東來者望之屹然矣逾月城南告完自城南來者望之偉然矣又逾月城西及北次第告完由是劉侯借諸僚屬帥諸士夫耆老環城而觀之乃煥然矣諸士夫耆老望侯拜曰侯之功大矣微城何以不虛此盜也微侯何以落此城也侯之功大矣侯辭曰非我功也實爾士夫耆老之力也一日盜入邛漢劉侯嚴其門登城而設備焉傳報雖嚴城中無警盜者矣侯笑曰是故有微功矣嗚呼使民而民不稱勞取民而民不稱費謂侯不信非矣勞民以逸民費民以惠民謂侯不仁非矣夫信德之邛也夫仁德之府也夫信則人罔不信也夫仁則人罔不仁也人謂劉侯之城可以衛民予謂劉侯之信之仁可以保民故記侯名源湖廣零陵人鄉貢進士也

金壇縣義塚記

續宗有友曰監察御史劉養和黃人也以忤時貴人

出為金壇丞尋進金壇令未一年也儒者立閭者  
病者起亡者歸民俗歸厚焉故江以南名為良有  
者劉侍御爾令金壇之明年見金壇有死者或貧不  
能置葬地或能置葬地而惑於佛事不克敦葬禮或  
投之水或托之火或暴以歲月劉侍御聞之惕然曰  
何可以我為有司而且使人安於此邪何可以我為  
人父母而且使人不安於此邪吾將置地易之矣金  
壇人感焉于是有以白金若干兩輸之縣者曰願以  
此為貧者易葬地有以白金若干兩輸之縣者曰願  
以此為易葬地者助有以田地若干畝輸之縣者曰  
願以此易為葬地有作佛事者曰吾今知其安矣

以助易葬地者夫助以金易以地者出于義也革以  
佛者入于義也劉侍御之感之也于是鳩工闢土創  
葬地焉故自是金壇人死而貧貧而不能置葬地者  
咸就其葬矣凡葬之日思而泣者什四感而泣者什  
六曰微劉侍御則吾死者又將水火矣故自是金壇  
人死而貧者無不葬者矣葬地成金壇人曰義也蓋  
名為義塚義塚成金壇人走告于其友曰員外郎胡  
纘宗胡纘宗曰是儒者之政而仁者之心也是可以  
仰副

聖天子而俯答赤子也語云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夫  
民人治民也社稷事神也今之為八郡邑長者治民

或詳焉事神則未也間有致詳焉者抑亦舉行故事  
焉爾以爲其事而加詳焉者未也金壇義塚之作事  
鬼也而事神也爲死者也而爲生者也治民事神咸  
致力矣故金壇人之感之也劉侍御嘗按關中爲關  
中以直道旌德懲惡關中仰賴焉與不同者不八因  
得罪以赴罪出關中關中父老率民間數千人伏于  
車不得行父之少却車者促行二人傷於車死車  
下有司以禮葬二死者往來者曰義人也死于義者  
也感指爲義塚義塚之義雖殊而名則一爾均之爲

詩御也

席君相奉大司馬彭公所貽百鹿圖以眎走走見其  
林木踈踈花冉冉麋鹿麋麋牝牡呦呦而知圖不  
徒作也詩曰百祿是荷知詩斯知圖美君相因兄子  
指揮武見知於司馬公司馬公以是贈君相謂君相  
曰鹿鳴所以樂賓也圖以鹿游亦非所以樂客乎玩  
是圖焉不必鼓瑟吹笙設罍而各自燕樂矣歸  
致若翁若翁好我當示周行也君相再拜謝歸奉  
翁翁再拜而受之曰幸翁貽我百鹿期我者厚矣敢  
不拜嘉君相知若翁好有取必鹿而樂之也特以鹿  
與客燕翁歲以鹿與彩壽翁若翁洩洩君相熙熙席  
氏有餘樂焉今歲春翁年八十有一矣與翁交游者

結姻好者相帥而爲翁壽之曰願翁願養如鹿願翁  
優游如鹿願翁食雜草而飲醴泉如鹿願翁每五百  
年而色一變如鹿翁再拜而謝之曰諸君子之愛殆  
過於幸翁幸翁以鹿樂我諸君子以鹿壽我期我者  
遠矣敢不拜嘉翁名舉字伯直癸巳之冬遇恩詔得  
冠帶以榮若身席氏有餘慶焉是圖也其鹿有鵠立  
者有虎視者有首相向者有馳者躍者蹲者伏者遲  
迴不行者有行且顧者有若喚者有若鳴者有尾相  
掉者有肩相摩者有觸者搔者齒者有立若俟者有  
迎行入群若引者有秣者有飲者有行方出林者有  
首獨揚者有兩相俯者有行御離群者或異或同咸  
悠悠自得焉而又有出者羸者角初解者毛猶濡者  
或牝群行或牡群立咸若各得所焉而又有黃者蒼  
者白者玄者咸千年百年攸伏山林焉牝若干牡若  
千麋若干鹿若干統若干於亦奇哉是宜彭公診之  
冠帶翁樂之諸友朋壽之也

太昊廟樂記

夫何祀乎天地覆載之所必報何祀乎社稷生養之  
所必報何祀乎聖帝明王作之君作之師者之所必  
報禮也然古昔聖帝明王未有太昊若者惟太昊繼  
天以開物以畫卦以造書契而立極也故有伏羲而  
後有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而後有周公孔子有

卦而後有易而後有詩書禮樂春秋有書契而後有文字而後有典章圖籍古昔聖帝明王孰有若太昊者萬世斯文祀以報之視天地社稷何緩哉攷之証聖之郡畫卦之臺前代亡不舉祀者而國朝闕焉是故正德間侍御成都馬溥然氏瀛海馮時雍氏平陽許翔鳳氏先後建議焉遂寧陳講氏雲中盧問之氏次第勅廟焉嘉靖初侍御新安方遠宜氏廣廟于臺焉鍾離陳世輔氏任丘郭圻氏饒廟于郡焉載度式尊式崇而所以報之者歷百年而始具今歲春侍御銅鞮張鳴氏按行至郡既謁廟遂及祀事州守黃仕隆具以對乃作而嘆曰夫建廟建祀也今

大祭禮也有禮斯有樂矣未有有儀文而無聲容者蓋非禮不足以言序非樂不足以言和故有儀文而後可以周旋有聲容而後可以宣暢上以通神明下以致馨香舍樂奚以哉乃擢仕隆召工製器按八音以爲樂準八佾以爲舞蓋琴瑟笙鏞之屬之必調節冠袍之屬之必緻制罔不合度罔不中而敬可待矣乃又自撰迎神曲一送神曲一蓋始條理之有源終條理之有委律斯物呂斯諧而誠可竭矣既告成事仕隆以復侍御侍御告之廟付執事者掌之以共祀既虔既恪乃和乃平而所以報之者越兩朝



而始備

天子之大禮以成有司之大事以竣於戲休哉夫廟以妥禮以敬也而樂以樂夫祭期其樂也禮行而樂作自洋洋于俎豆曲倡而樂和自讙讙于弦管樂宣非祀所當急者與夫天地大美匪祀曷欽社稷大美匪祀曷明伏羲氏大美匪祀曷仰祀大美匪樂曷承侍御因禮以修樂其有心於禽儀獸舞也與仕隆介節判鎔鎔屬續宗記續宗有感於神之聽之也故爲之記

字四子說

伯凡二尹承道先生生四子焉俱冠矣先生旣已命其名爲禎爲祥爲禕爲禕而屬字於其第戶部續宗續宗不容辭於是擬禎曰伯徵擬祥曰仲履擬禕曰仲虔擬禕曰仲觀質之先生先生曰可遂字之四子者再拜而受焉乃告之曰禎而不淑不足以言徵祥而不穆不足以言履禕而不恪不足以言虔禕而不美不足以言觀衍慶之謂淑和德之謂穆潔身之謂虔偉行之謂美四子其勿隳吾清白之祖風以乖爾端慤之父志四子者亦再拜而受焉

鳳邱說

監察御史張公內黃人也內黃爲古魏郡禹貢冀州



二州之域河山繇絡扼爲輿區公世家內黃之鳳軒  
或曰鳳之棲也公因以自命續宗則爲之說鳳之瑞  
炳於圖記誦於人人三尺童子能道之矣要之天地  
靈氣磅礴鬱塞薰蒸錯濩會適休明感召觸發爲鳥  
爲人不可端倪故曰有道見無道隱焦朋之與王佐  
則皆然也又何必五色苞采而後謂之鳳哉公魁梧  
擬偉宏德邃學起家進士羽儀天朝固一代之鳳也  
出宰聞喜弦歌而化其鳳鳴於冀方乎進擢中臺執  
法柱史端笏拱揖百度肅貞雲霄一羽梟獍馴化出  
按遼陽山海莫謚遼日之所出也其鳳鳴朝陽乎載  
巡會稽其圖南而徙乎將水 萬里翅垂天雲博六

搖而直上乎今 天子古虞舜也四目四聰爛照日  
月歛之以玄穆盪之以太和吹之以玉律宣之以元  
聲舞之以干羽總之以九敘終之以九成我公其來  
儀于 廷乎賡歌喜起其將載見於吾 君相乎其  
不卜而可俟者乎公起揖曰是予與子之所願祝於  
今日者也敢不勉旃是爲說

竹屋說

皆花也而君子獨愛菊皆草也而君子獨愛蘭皆木  
也而君子獨愛松與栢與梅或以其馨香或以其潔或  
以其操咸有合於君子是以君子咸有取焉今夫竹  
松栢之類也獨見愛於甘翁甘翁者永新之望也翁





與竹合竹與翁宜君子於此不必日侍于翁可以知  
翁矣夫竹也者其根固其心虛其節堅其身直其音  
諧其色正其用博實有同於甘翁故甘翁之取之也  
夫固可以守虛可以受堅可以持直可以立諧可以  
合正可以表博可以 器是故竹也有合於君子也  
及其至也固則貞虛則靈堅則久直則不 倚諧則  
和正則足以正物器則足以濟世是故君子也有取  
於竹也竹不宜於人人而宜於君子君子不宜於奇  
花異卉而宜於竹甘翁環竹於屋而以竹爲屋有以  
也作竹屋說

友說

夫友親不建父子尊不逮君臣然爲人之倫一也友  
道不重乎故子思子序九經曰君臣也父子也朋友  
之交也人之生也少溺於父子長洽於兄弟壯移於  
君臣不有朋友孰與輔之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  
有不須友以成者也友不當親乎夫學不講友繹之  
業不修友廣之道不行友達之德不立友植之名不  
彰友宣之而友不可緩也古之賢聖有行之者鮑叔  
友管仲以義程嬰友杵臼以智孔子友老聃以禮子  
輿友顏子以仁而友斯不負倫斯不淪也其於朝廷  
世祖嚴光君臣而友也其於家庭明道伊川兄弟而  
友也其於閨門梁鴻孟光夫婦而友也盛矣天地之



交陰陽和也陰陽和覆載形矣覆載形天地位矣於  
乎友豈苟哉甚矣友道之不行也平居語笑謂人  
皆曰友也予亦曰友也然臨利害或移其素矣居富  
貧或變其故矣遇生死或失其常矣友之誼固如是  
哉萊公雖貴忠定屢折不以為抗韓公既仕若谷相  
從不以為辱平居則稱論事則爭不以為異上前則  
持下殿則和不以為同其斯不辱於友不媿於古乎  
故友也者友其義也友其人也友其道也友其心也  
故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同朝以  
友視舜以為友也速肖杏壇七十有二子同門以友  
視孔以為友也崑山顧武祥以晉江王道思氏與予

同事濟上執綱持憲肅政提刑吾以其政事友之崇  
雅敦古入經出騷吾以其文學友之則亮希舜悅周  
亭孔吾以其道誼友之既而齊魯曾丕振青兗聿從民  
變於閭七變於蠶二子蓋以政事益予矣詩書繁繁  
禮樂雍雍辭藻瀲灩風韻篇章郁郁二子蓋以文學益予  
矣夔龍為範周召為程仁禮為廬節義為輿二子蓋  
以道德益予矣既武祥改汲臺督學道思晉江省參  
知再拜以別予予喜其遷而惜其去也為作友說以  
贈之嗟乎士習之不正也身以為度嚴以為律德以  
為基道以為門稽古範今有師道焉予蓋有望於武  
祥嗟乎民命之當郵也旬之宣之民斯阜之屏之翰



之野斯經之居上臨下有君道焉予蓋有望於道思夫河洛程子之鄉也嗣范文正之美以作河洛諸士子斯不媿程伯子武祥勉哉夫洪都鹿洞濂溪所嘗講道也行建安之學以康吳越之民斯不媿周元公道思勉哉二子再拜復曰願以子之贈之者相與勗之予再拜復曰是不敢不勉也

字馮氏二子說

閻山馮伯順氏續宗同年進士也仕爲按察副使嘉靖乙未致其仕自貴歸來卜先世之臨胸家焉去歲秋續宗拊循齊之東境會於雲門草堂見其五子焉伯子曰惟健仲子曰惟重叔子曰惟敏季子曰惟訥

小子曰惟直惟健舉於戊子惟重惟訥並舉於甲午乃後惟敏亦舉於丁酉乃後惟重惟訥復並登戊戌進士焉而惟直文行與諸伯氏並鳴于三齊行將舉矣今歲夏續宗稱賀之餘談及諸子之字憲使曰於其冠也亦旣字之矣然有與名字者有與名違者子其酌之續宗曰如何曰敏也吾字之曰汝行訥也吾字之曰汝言直也吾字之曰汝敬而健或字以汝強重或字以汝威如何續宗曰嗟乎古今之命字也非孔門鮮不遠於名者諸子之字亦近之矣夫行必敏也弗敏行斯畫矣言必訥也弗訥言斯謏矣直必敬也弗敬內何以直外何以莊邪然皆本之經也於



健也蓋字之曰汝至重也蓋字之曰汝載伯順曰如  
何曰健而曰至斯為健斯足以稱乾重而曰載斯為  
重斯足以稱坤故健乾德也非至不可以言健健則  
剛矣剛天道也重坤德也非載不可以言重重則厚  
矣厚地道也亦本之經耳斯不可字二子乎問山子  
曰是經也是可以字健與重也 偶成

雜說

羅峪某贖貨酣酒忤看父母聞雷輒戰懼逃匿如無  
所容而父母之凍餒如故一日大雨雷震某乃大啼  
往跪山澤間雷駭于之死背有火文不可辨聞者快之  
父母昇其尸葬之山阿夫世惟無不養者苟有之雷  
即擊之矣否則天道之或差也

梅林十詠引

- 梅林 梅嶺 梅塘 梅崖 梅石 梅渡
  - 梅亭 梅徑 梅溪 梅磯 梅墩 梅潭
- 主人為蕭刑部若愚一竹田池州用周

中峰之隈從水之涯有嶺焉不峻不邈其上有梅千  
株故又呼為梅林冬春之交其花萬叢故咸稱為梅  
嶺山行停騎江行落帆固一郡之勝也二三載遊遠  
近同志續宗與其主人期而未遂者屢矣是日續宗  
率舟來訪而一竹田子亦偶以事携舟以至於循

溪而入望崖而集畢渡而登主人擁蓋來迎於是緣  
徑而攀臨塘而憩至亭而止主人把酒相酌於是歷  
石而步指墩而眺就潭而濯分磯而坐主人携壺兩  
兩勸酬焉既而徙倚嶺上徘徊林中冠者長嘯童子  
雅歌田子抱膝花間續宗踏花石上已而夕陽在山  
明月在戶賓主既浹絲竹亦間然景物已佳謔集亦  
奇可無歌咏以紀厥勝於是分題賦詩采花助客王  
人出卷促之既乃秉燭就硯避席援筆由子得詩若  
千首續宗亦得若干首移時而罷入夜而別是日也  
江霧既開山雲復霽衣冠萃止葦葦交輝孰謂赤壁  
興遠蘭亭情適然塵囂之客有愧於林與花而燕陋  
之言不足以續一竹而復主人也

古虞文錄引

祠部楊夢羽氏寄所錄虞文視予曰儀虞人也虞有  
文可讀也虞有詩可咏也然散漫無錄儀虞人也非  
予錄之而誰錄也公昔守吳故知虞矣願有以引也  
夫虞有言子游於孔門獨得其精華虞以是多文後  
之學者適虞而有作焉不難乎其為文邪今觀祠部  
所錄文多古朴詩多古雅其皆聞子游之風而興起  
者邪夫鴻統建日休維禎皆名人仲淹元晦了翁幼  
清皆道德士而文紀于虞詩咏於虞佚佚焉瑋瑋焉  
播之人人傳之世世虞之文不於此足徵邪然吳分

虞自仲雍始仲雍之德伯仲泰伯虞之獻可錡而足  
徵者又不特此也亦祠部意也請以告之吾友虞山  
陳原習氏

題辭

方烈婦題辭

嗟乎方婦之死內不媿心外不媿身下不媿家上不  
媿國其節烈烈而名休休也世之背主逆親讎見賊  
窮棄友薄妻者視方婦其賢不肖相去奚啻霄壤邪  
嗟乎皆死也而方之死為重非死重死之義重也則  
夫人之死為死方之死為不死矣是故逢干不媿乎  
為臣申許不媿乎為子役壽不媿乎為兄弟嬰白木  
媿乎為客而方不媿乎為婦千載而下不與山河爭  
靈日星爭耀邪嗟乎方婦女子耳男子而服詩書執  
禮義者多矣重義輕死不多見其能方婦也婦姓姚  
氏諸生說之妻桐城人

治心要語題辭

矯亭子以治心篇示續宗續宗請曰心在內何以治  
心在我何為治矯亭子曰心有官也治則得其職不  
治則不得其職得其職則埋不得其職則亂續宗曰  
然則治在內不在外治在我不在人矣是故放則求  
之邪則攻之動則定之垢則洗之存則養之治之之  
道也收斂之謂未克伐之謂攻靜一之謂定蕩滌之

謂洗涵育之謂養是故求則得攻則正定則靜洗則  
新養則大治之之機不在內不在我哉矯亭子曰然  
於是奉而藏之載拜而謝之三闕歲而心猶不治也  
再請于矯亭子矯亭子曰心統性情者也其性中其  
情和心斯治矣續宗曰心弗視弗視也心弗聽弗聽  
也心弗言弗言也心弗動弗動也是則一於心一於  
敬至是則外不能誘人不能奪矣矯亭子曰然復質  
於莊渠子莊渠子曰其幾在目於是再拜而謝之去  
而受之作治心題辭

靈秘十八方題辭

可泉子曰素問不易讀長沙河間東垣丹溪之書

能盡讀醫乃有執局方以療病者矣噫安得病者依  
方以遺疾邪而人鮮不夭於醫矣此方不知何人所  
輯雖非醫之要領要亦醫之戶牖倘散之窮鄉下邑  
有不得醫書讀及讀醫書不甚解者苟求其故而加  
減之或可療其一二耳視局方諸書艱于考索難于  
尋繹稍便焉然亦不至泥方以藥人也

李太白詩題辭

唐詩古體曰陳李近體曰李杜尚矣沈宋王孟高岑  
諸子亦稱大家然不能及也李詩杜子美亟稱之曰  
不群曰無敵曰飄逸清新見之既真品之亦切矣夫  
李天才雋拔不可矩矱自為有唐一人豪賀知章呼



為謫仙諒哉故曰千載獨步然杜易學李難學學杜如學顏學李如學孟孟子氣象大李才高學道者學孟無進步處學詩者學李無下手處故曰李多二仙之辭

解

喜湖解贈余僉憲珊

湖何喜曰有水焉風波不興靜影澄碧雷雨時來蛟龍崛起有墩焉不峻不廣草木蒼鬱水雲隱護藐然中處可以賦詩可以作賦君子以湖為居也其在是乎曰在是矣而不在是也湖水淡洄周流無滯如帶如襟有似於知知者樂焉湖墩中立屹然不倚如島

夫亦有似於仁仁者樂焉春水以湖為居也其在是乎曰在是矣而不在是也春水漫漫秋波鱗鱗魚在于淵悠然而逝君子臨湖而俯察焉其意洋洋耀耀未出天水一色鳶飛翩翩峻極于天君子登墩而俯觀焉其意浩浩夫然則以湖為居而喜於湖也不在是哉不在是哉夫君子苟取于湖而動靜分焉爾我忘焉仁知會焉上下察焉其周子之濂溪乎其朱子之鹿洞乎傳不云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於乎湖之可喜匪性匪情匪聲匪色君子之喜于湖匪公匪私匪已匪人其天乎然則君子有取于湖而以喜命湖也不有所得乎不有所得乎



巨川解贈李少參濟之

百川也是川何巨焉其源淵淵其出混混其流湯湯  
其至瀾瀾洞庭其瀾也彭蠡其濱也震澤其寔也扶  
桑其都也然則何以濟之有楫焉其廣如槎其約如  
鱸其重如桴其利如航然則孰克濟之誠有君子其  
樂在水在邦必達周流無滯是故思天下之溺者由  
已溺之也勲勲焉懇懇焉思有以拯之壑以四海波  
及九州或濇為澤或匯為渚或興為雲或沛為雨或  
潤于田或沃于野故涉者不病游者不止濯者非足  
洗者非耳浮者不海泛者不湖其 高宗之說哉天  
下之人莫不望洋咸欲尋淵然河泊豈測其涯津哉  
莫窺其際淼乎吾不知其幾千萬里莫衆匪川是川  
為巨

東洋圖書印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 row of text.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marginal note, though i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the image quality.

